祝子罪知錄

祝子罪知録卷六

吳 [illegible]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論釋上

曰陰陽造化之理、三綱五常之道、聖人備言已顯然矣、惟變而不動之性、死而不滅之心、以理推之不可知、欲詳言之則無證、必待佛書而後明、儒或徵諸夫子之所未言而佛言之、於是驚疑惑亂詆

毀排斥終無證其理之所從出徒自蔽而已然詆之爲寂滅者非佛說動而不變之理斥之以亂倫者乃權迹流弊之末佛之徒聞之而不怒不辯者知理在人心信者自悟不可誣也迹流於世久則必弊孰爲吾累哉是心變而無動死而不滅斯理昭如皎日安得而自蔽歟若識此心悟此理儒爲眞儒僧爲聖僧矣心昏理迷莫知所往本之既失評論復何益哉今儒者或謂人死即滅亦無輪迴再生之理甚非聖人之意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

變、精、靈知也、氣、形氣也、二者合而爲生、魂、卽精也、游、往也、靈知去、則形氣變、二者離而爲死、原其始、則精與氣合而生、反其終、則精與氣離而死、死而不滅、則有鬼神、故知鬼神之情狀、死生、鬼神之道、若日月寒暑之往來、誰能自滅、同於艸木乎、或言人物但禀氣而生、不知精魂爲靈知也、人之神曰魂、睡則爲夢、卽有知之心耳、或謂魂爲氣、氣非有知也、若視聽言動、皆曰氣之所爲、必由心帥之以應事、是亦精與氣合而爲用也、豈可謂魄爲氣乎、

庸常人、無修心養性之功、一隔生死、不復知有前身之事、不足以爲證、故聖人不及詳言也、儒者志在排佛、故作人死斷滅之說、以破生死輪廻之論、不知反違周孔聖人之意、但比丘之法、以出俗離倫、斷煩惱生死、爲對治、凡夫貪着之病、此小乘權教有沉空滯寂之偏、故復立大乘菩薩教以破斥其非、何待儒者譏其寂滅耶、佛教自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以至天龍鬼神、一切品類、佛皆隨類化身、說一切善法、究竟皆至如來之地、非但出家一門

爲至也、又何待儒者譏其權迹、爲無父無君、以亂倫哉、自漢以來、經書迭至、究其指歸、誠所謂窮心性之原、入至善之地、非但文字而已、晦菴曰佛有觀心之說、夫心、人之所主乎身、一而不二、爲主而不爲客、命物而不命於人、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於心、則是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又曰、佛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見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其言雖若有相似、而其實不同、

解曰、心法萬法之徹、心源至理難知、觀心斯得、人由迷此心體、不知返求、外爲六塵所惑、内則沈掉二病、是以局蹷無知、偏僻異見、惟佛返觀此心、頓悟本性、成等正覺、故於世間無量百千法門、出世無量百千法門、莫不洞明廓徹、今儒尚不自識本心、豈能以心觀佛哉、所謂人之主乎身、一而不二者、即今出入六根緣染之識神也、命物而不命於人者、即取着六塵而妄生我相者也、以心觀佛則物之理得者、即周徧計度、似是而非、蓋不識自心

則其本已失、安能觀物明理哉、其所謂令復百物以返觀乎心者、如古德云境無心外境見境卽見心是也、其所謂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者非也、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一心尚無、豈復有二哉、吾佛之徒本無如是之見也、又謂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順理以應物、此言得之、但儒者錯解其義、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人心妄想也、由執着顚倒故危、道心天理也、非思慮之所能及、故微、精者

不昧、一者不雜、由無思故不昧、無為故不雜、乃欲盡其至誠、固守此中道也、中即中庸之中、在心而不在物、在內而不在外、子思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子思但以情識未動即是中、義與吾佛一念無生之理相近、儒者釋中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已發中節之和也、便違子思之意矣、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無有形相可見、豈有偏倚過與不及之事乎、及解允執厥中、皆曰已發之中、是儒者不知中之為義、而妄釋之也、君子時中者、言守此未

發之中、心常不妄動也、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亦中和之義也、由無思無爲未發之中、精一固執、則寂然不動、故能感物應機、而通變無窮矣、此可謂本心以窮理順理以應物也、若未能造思慮未發之時、終不識心之本體、如是之人、聞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說、則茫然罔措、且不知聖人之道、何所謂中、不識聖人之言、則曲爲之解曰、聖人無心、則釋曰無私心、曰聖人無爲、則釋曰無所作爲、是皆以有心有爲度

聖人也且得罪於堯舜周孔矣何謂佛哉彼既不知觀心之妙徒欲以徧計之妄心觀物以窮理辟如塵鏡未磨擬求鑒物未之有也是不知此理在內惟務外求故學解益多去道益遠矣惟佛觀心之道不住六塵頓息思慮了悟本性名為反觀令儒者未嘗用力於此輒妄議之謂以心求心如口齕口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塗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可謂迷之甚矣楞嚴經云吾見之時人皆見吾之見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地以心求

心此語明矣若思慮未息生滅宛然若見若聞皆爲塵相須是離聲離色聞見眞常即是見吾不見之處眞聞眞見全顯本心辟如百鍊眞金何憂火試與以心使心佛本無如是說也

又曰或問晦翁曰只爲佛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如此事只做一場說話過耳所以輸與他答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却勝儒者多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

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教所以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亦不是晦翁曰今說求放心却似釋氏說入定一般但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此心主宰得定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說答曰決無此理釋教云塵既不緣根無所着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蓋他意謂六根

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捨六根之用、及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辯曰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之於內心性是也求之於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俱融、着相則目前自昧外求之失、斯為甚矣、今儒學之弊、浮華者以詞章為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為宗、視心學則皆罔然、宋儒知其病、又知吾心上工夫為有本、是當敵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非、可也、而復以心上工夫不是何自為矛盾歟、本既不是、何謂却勝儒

者乎、此其不能窮心學之理、於佛道、深惑亂而不能取决也、觀伊川之言亦然、夫旣慭吾道爲有內無外矣、果能以內爲本、得本何憂于末哉、繼之枯槁恣肆、又慭吾教之濫、是未見其大者矣、旣曰佛有覺之理、爲敬以直內、復云要之亦不是、是皆反覆自惑之言、豈眞知此理者哉、若宰性之說、亦不出吾心工夫、必取證于易、易乃心上之妙理、先儒不窮本心之體、遂不明良知良能之所自出、謂有氣而後有知、乃推性命之源于氣、指性爲氣中之

理以氣循理爲道故隨事隨物以明理不知天地人物形氣皆生于覺性之中而吾之本心妙明已徧照在思慮未發之時若有得于此即時中義也失此不能少存于內徒追求于事物之末謂之義以方外豈有是哉取證于易者易言至神至聖皆指不可測不可知之地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以無思無爲爲感通之本則易所證固非外矣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故存養于不覩不聞之間以無聲無臭爲至則率性之道果在外乎昔者聖

人皆以內學爲本而推其用於外後儒務外遂不知有心學之源乃以學解爲事惟宋河南之學始言性理然但知心之用而不究心之體遂不知養未發之中又昧太極之理在兩儀未判之先或以物理爲性理故本末體用於是乎不明而堯舜周孔之道微矣又以孟子求放心比釋氏入定者非也若小乘之定固已灰滅更無求放心之意佛乘之定卽動常寂何用求放心耶其謂到此便死了則說法度人者又復生耶不知佛所謂定只是妄

念不起、而應機接物、允合其宜、儒者莫知此境、輙妄議之、又解反流全一、爲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非也、若人不緣六塵、無所染着、反觀自心、明明不昧、寂寂常知、名曰圓照、即了悟之地、非學解能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此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於外、凡知解所不能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踐履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蓋因疑佛氏之迹、爲無

父無君、遂不究盡其說、使孔聖之道不明、乃毀佛之過也、

又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源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爲佛矣、只且于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其正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

晦翁曰、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他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足以斷之矣、解曰、今人欲以文字學解著述經書、以窮佛

理、不過增益知解、終不能入法性之海、程朱涉獵佛書、不究其指、乃以其迹斷之、其不信宜矣、程朱既往、今之學者惑焉、乃為之解、釋迦逃父母、捨王位、踰城出家、毀形壞服、以名教論之、以為不忠不孝、無父無君、是大不然也、且輪王七寶之榮、天帝五欲之富、泰來運合、賞閱暫時、報盡沉淪、悲哀永久、此有漏之因、暫處人天、心生貪着、惡業便起、不久當墮惡道、如來佛眼所照、見諸衆生輪迴六趣、長劫受苦、於是發大慈悲、做諸方便、降胎入相成

道上救君父下濟眷屬以及一切衆生出離生死苦海俱登菩薩彼岸其爲功德廣大難量豈可執其方便權迹妄生誹謗者哉今以譬喻更明此義如一長者財富止有一子鍾愛而長者依海而住船舶甚多他日欲適他國遂以巨舟載其眷屬泛海檣柁損壞將見沉溺其子甚智察知斯事又知父別有船設以告父請往取船知必不許乃不告父母夜半逾出駕小船疾行至彼既得大船天明父聞子逝驚求不得方擬行舟風濤大作其子駕

彼大舟而至、急扶父母、得以全歸、設若此子先作
思惟、我若逃逝、使父憂惱、是爲不可、當全忠孝義、
同溺死、爲此至德、與私逃取船救父、孰爲優劣、儒
者因疑其迹、不究其道、所以爲義者、不過甘同溺
死而已、豈不哀哉、先儒不信生死輪迴之説於佛
出世之理、重有惑焉、不知世間常道、有出世之道
具焉、所以爲大忠大孝者、非但服勞奉養而已、
又曰、晦翁曰、韓退之接引僧徒、要他歸儒、不過文
暢靈師惠師之徒、皆破賴底僧、及晚年見大顛說

得潤大勝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

又曰某年十五六時、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語、其僧只相應和了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某遂疑此僧更有妙處、遂去扣問、見他說得煞好、及去赴試、便用他意思胡說、試官被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

將禪來倚閣意中謂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讀讀來讀去一日覺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辯曰佛之法門東流者四曰講曰禪曰律曰秘密講禪繼述尤多又爲名士大夫之所宗尚雖入門不同而證理則一若無思入講不能通貫諸經知解參禪無由超悟至理故習講者觀諸經論文義深思通解解終翻行乃絕思惟能所兩忘名爲入位參禪者異於是惟單提直指不尚多聞但悟一心萬行斯備若大顛實與

退之說禪、退之豈能即悟至理、亦不過以名相開諭之而已、此晦翁所謂闊大勝妙、正名相邊事也、退之若果悟禪、則後來見識、必當與前不同、其答張籍等書、豈有自爲晦匿之辭、既疑似若此、則胸中所見可知矣、況朱晦翁所遇之僧、又非大顛之比、必少有學解、妄稱證得、尚不識禪爲何事、烏足爲晦翁師問哉、禪悟門也、悟則轉凡成聖、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豈有疑二、進退、反復生詭者乎、且晦翁弱冠之年、未曾親見智人、而杜撰叅禪、不

出情識境界、若急與辯斥、剪其枝蔓、尚恨其遲、此
僧不能如此、便當斂手而退、却將昭昭靈靈引之
此則偏務醒醒、認賊爲子、及其再來叩問、添得知
解轉多、故云說得然好、晦翁由是錯解禪意、反將
其說爲應舉之資、久之破綻、豈不宜哉、晦翁如此
保認是將禪爲知解邊事、及見李延平、遂有倚閣
自在二說、顯然生滅流注、議論橫生、遂用心以著
述爲事、其分別事理字義、最爲詳盡、至于性理、未
達道體之妙、于是旁思熟慮、任情起見、則去聖人

之道為有間矣其論禪謂曹洞宗說得細故法嗣中絕臨濟說麁枝大葉禪故久遠此强辯也按洞山容傳寶鏡三昧又勘辯諸方言句有三種滲漏其所立宗旨漸涉知解而義路不絕正是麁處以晦翁所見頗彷彿其影像是故謂之細臨濟門風峻拔超情離見非上上根人一聞千悟者無能窺其蹊徑正是細處晦翁于此罔然故謂之麁

又曰中庸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晦翁云釋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處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又樸落非他物、縱橫不
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若人識得心、大
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麽樣見識、令區區小儒怎生
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
又曰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
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礙正知見、今多是
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
喜之說如此、又有番轉不如此說時、
問禪家說無頭底當話是如何、曰他說分明處、却

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緊要處於此曉得時便都曉得辯曰舉知解門則以爲近理舉證悟門莫契其當機不入悟階何由與辯如人徧身是病不在痛癢所在則難治也今欲治其不治之病姑卽其說論之如近理亂眞者譬莠之類禾必當辯其非禾其所謂甚相似者必似是而非者也令舉而讚之竟未有以非之則不應以近理目之不能辯其非眞則不應以亂眞斥之夫知其識見之高愍小儒爲其揮下則當詳辨其近理非理之

處亂眞非眞之事使學者下然知其繆妄何恨眞僞之不分也歟若如此泛說以闢之何以服天下後世乎此段偈誦乃知解中意可以聞解信入非弄證門也故云吾理路落窠臼若弄證門如禪者問答機鋒相接離言顯智離智顯體爲人解粘去縛其間間不容髮少有失機名爲話墮若圓知相對機如轉丸鍼芥相投眼如皎日豈可謂黑如漆乎儒者罔知其意隨語求解豈有曉得之理禪門文字性離思惟路絕詮表意不在言惟機所適儒

者於此罔措、乃云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尤可笑、
又曰晦翁曰、上蔡云佛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
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
不曾認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
言貌、聖人則各有其理、佛氏只認得能視能聽
能思能動底、便是性、不管橫來竪來他都認做性、
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
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

性、如彼說視聽言底是誰便是這箇、故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也說得好、所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心養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又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他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

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是見得箇渾崙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也是、竪也是、直底曲底、皆是非禮、而視也是此性、以禮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只是一箇真實道理、他亦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他只說得一邊、只認得人心、無所謂道心、所爭處只在此、吾儒說不周無不徧、他亦說不周無不徧、然人倫上不能周徧、更說甚周徧、解曰、大覺無私、乃徧知于法界、塵情有着、徒妄

起於塵勞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見有殊塗佛性只在眼耳鼻口之間妙用不離見聞知覺之際直是一塵不受一法不捨頓見本來面目令以生滅垢心起輪廻見翳目生花又求實花生處徒勞分別妄費精神者也眞性現時若擊石火急着精彩認得依然不是此處正是迷悟關子得則速證眞常失則速入塗炭只如視聽言動皆眞性發現若無心體會則森羅萬象一鑒昭然此按指發光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也若說是性卽是認

着影子、使毫不繫念、瞥耳情生、業相宛然、依前迷倒、此舉心塵起、所謂六根纔動被雲遮也、到此着力不得、聃翁所謂差處、正是大疑惑也、仁義禮知皆是就人事立名、乃事物軌則、豈可謂本性便是此理、本性乃一念未起、事物未形、即是明覺之體、若常覺不昧、不爲六塵所惑、養成聖胎、佛門號曰如來、儒者稱曰神聖、只是本無私欲、純一之天理也、以此應事接物、乃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無爲而成、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是

無心于仁智而自合仁智者也此天理者未見仁智之名發之于外乃有仁智之用故本性卽是天理天理卽是明覺非在外也若以五常之理爲性不可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庸常之人也情發必中節豈能日用五常之理耶若以本心明覺爲性百姓昜常不覺哉然覺性在視聽言動日用之間而不自覺常被塵勞所惑自昧其明故曰知道者鮮矣由是言之周孔以上聖人亦皆以本覺爲性也其所謂全體之中自有許多道理非也葢全

體之中、無一物一事可見、豈有許多道耶、若謂發用處有許多道理、有分別是非、則可安得以用爲體乎、其要在明心體、彼不知心體之妙、說爲渾崙物事、是不見明鏡止水之中、森羅萬象、無壞無雜、不生分別之心、而姸醜了然、安得有非禮顛倒之事歟、六塵不緣、則私欲淨盡、安得只有人心歟、夫周徧者、佛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理、自徧周、非因循得、儒者務用心觀物、以求徧、豈能周徧乎、吾佛于七情未發之時、已空其惡、故惡自不生、儒者

于惡念已形之後擬欲斷之其用力故不同矣若
有所得則賢者之學宋儒有焉聖人之道未之或
知也其差者以有爲之心爲體故自見得有許多
道理又各自有分別有是非只此三有存之於心
我相旣立而卷枝錯節膠固莫辭不知天下事物
之理徧通不窮欲以斯須之明造次之聰畧加忖
度若有得焉卽自瞞曰吾分別詳矣是非辯矣人
或異巳則曰我明識道理必如是爲當也幸一二
之偶中則眼空四海若王介甫之徒是也此謂之

我相我我相立而公心亡矣、凡作此者、或見用於世、其不敗者鮮矣、良由認事理爲性理、求外學以資于內、倒持本末、源委失真、其流之弊、以作爲爲事有以起禍亂之階、可不愼歟、

又曰學者于釋氏、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然則駸駸然入其中矣、或問朱子曰、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答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他底且省力、誰不

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學力、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又云、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清潔、所以本朝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學他、

問龜山答陳了翁論華嚴大旨、不知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他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

此類甚多、如此類則似禪、曰、固是其徒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此等皆不可曉、

又云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又云此箇道理、纔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與禪不相似、學者只是不曾到深處、定走入禪去、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如程門高第游氏、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是淮河上游游漾漾立地、終是看

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採、須也須疑、看他有箇好處、

尹和靖日課金剛經、拜觀音菩薩、解曰、理學君子、既造聖賢之域、得盡心養性之道、豈詖辭淫邪見僻行之所能惑、所能動哉、爲所能動者、必非詖淫邪僻也、且聰明才智出倫之士、早讀聖賢書、積德立身、功名節義、昭昭出人之表、綱常之道弗虧、但嫌其有學佛之差、是果悖道之如是耶、非也、乃惑者之妄議耳、如李流、王旦、楊億、呂公著、德義行業、

爲宋名臣、彼固不耻于學佛、亦未嘗得罪於名教、固可輕議其非歟、劉安世、陳了翁、文章節義冠世、豈不悅周程之道、然好佛之篤、未有以加之也、其處患難、臨死生不測之禍、恬然莫能動其心而害之者、或嘔血而亡、豈非學佛之驗歟、此數君子、未嘗因好佛而虧行業傷彝倫也、何爲佛氏之爲害尤甚哉、至若程門高弟、未有過于游楊尹謝、而皆有學佛之癖、豈信道不篤、晚年遂改節如是耶、二程道南之語、亦誤許之耶、然則其父師拳拳之心、

惟恐學者流入其中、如四子者、肯遽忘之耶、嗚呼、是深有得于周程之意、燭理之精、遂知禪學之妙、不覺趨入其中矣、朱子論佛氏由義學變入于禪、即解終趨行之道也、程門高弟造理之深、固不能遏其入禪矣、然考之五燈、未有深許之者、蓋信解而未并悟耳、其所著述、未出儒氏之說、謂之曰類禪、則禪學直如是乎、禪固非彼所及、然因其有得于此、遂于儒書之理、益加詳焉、後學耻其歸佛、故矯揉其說、凡聖人之書有近于佛者、皆故違經旨、

別立異說、惟恐其類禪、理學之差、皆由於此、其誤世豈淺淺哉、

又曰晦翁曰、近理亂真處、程子自私二字、得其要領、明道答橫渠書云、人患在自私用智、此大凡人之任私意耳、下文云、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便是不自私不用智也、

又云佛氏自私昧道、今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猶反鑑索照也、亦是絕外物而求定之意、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慾、豈不能以有爲爲應

迹、若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便都不如此、上不淪空寂、下不累於物欲、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辯論云、我這佛、和耳目鼻口皆不愛、要天下人各成佛、豈得是自私、先生笑云、待度天下人各成佛、却是教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佛差處、是義理之間、某應云、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

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業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是此理無一理不違于物佛說萬理俱空儒說萬物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識是何心見是何性辯曰私莫私于物欲公莫公于至理私欲勝則其見昧至理徹則其見明況所謂道乎道者古今聖賢之所共由非自私自利之地也若謂佛以自私自利為道不可也謂佛用智尤不可也人之所愛莫甚于利佛則捨

愛矣所利莫甚於生佛則捨生矣自私自利必歸于已佛無我相利將誰歸今以佛厭生老病死而修出苦之道謂之自思爲利則佛者不厭苦而自甘沉溺乃謂之大公合義乎夫用智必陷人於險佛以方便之智濟度一切衆生反以爲陷之歟佛道周徧十方於一切法平等無二自不以爲功普濟六道衆生猶如一子自不以爲利智入三世十方徧知一切衆生若干種心隨根與法增能受護而無失時雖知衆生界不可盡而不暫起一念捨

衆生意、此名佛智、豈世間智術之事乎、彼所謂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者、如厭動求靜、避喧趨寂、諸經屢有彈斥之文、不待辯也、然有形之物、可以鑒喩、反鑒則不能照物、心無形相、無有背面、反求則息妄歸眞、內外洞徹、非反鑒之比也、若謂自私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慾者、吾佛以慈悲喜捨、勇于向道、尚有過于世人嗜慾也、孔子亦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也、古德云、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如來若不勇猛求道、安能普濟群生哉、今

儒者以有爲爲應迹又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斷
無是理設以周徧計度之心志在有爲必先有我
相我相既立自私則甚焉於是塵勞紛動惡覺竟
起至於應迹豈能廓然利害關心有如重翳何謂
大公事物之來機如逐電造次顛沛反覆多矣安
能順應此由自私之爲患也故私莫私于有我我
相執着則不能虛心以容物豈能公于天下乎又
言吾儒見得無一物不是此理無一理可違于物
不知本末之論也理尊無對一而不二者也隨物

之差殊不同而各當其可其言無一物不是此理者是也其言無一理可違于物非也理本無名隨事立名故理之當長者必違于短當短者必違于長當厚必違薄當薄必違厚　如理不當用此物則違物以從理豈可謂無一理可違于物乎理無名相徹底惟空故能徧萬物而各得其宜若有實體即有名相不可與物作則可謂理乎言識心見性者可識者是塵可見者是境非心性也如眼能見物不能自見若有可見決定非眼雖不自見不

是無眼、心性亦然、先儒盡心養性、只在已發處有
養、但見得心性發用之處、其于思慮未起、聖人允
執之中、則昧然而莫識、其去孔子子思、爲有間矣
指佛氏爲自私、豈知佛理者哉、佛以染淨和合爲
心、純淨無染爲性、非眞悟者、莫知心性之體、可輕
議與、至若秋毫義利之分、非識心見性者、固莫及也
又曰、或問聊翁曰、佛與老莊不同乎、曰、老莊滅義
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絕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辯曰、謂佛棄父母出家、爲絕滅人倫、非是實事、乃

應化之迹、實未嘗離親側也、至如隨類化身、普度萬品、非但出家一事而已、又謂禪則義理滅盡、非也、禪悟門也、人由六塵而迷、不捨六塵而悟、義理窠臼者、法塵也、以生心動念、即乘法體、故絶解以趨行、行起之時、無量妙義、亘古今常流、且不窮也、況絶滅乎、

祝子罪知録卷六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録卷七

吴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閲

論釋下

曰濂溪嘗謂一部法華經衹是一箇艮卦可了時佛印寓鸞溪公謁見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得謂無心是道師云疑則别參公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爲道師曰滿目青山一

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見䆫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師曰、昔本不迷今不悟云云、師和云云、由是愈師作青松社主、繼白蓮故事、

二程始以易學爲諸儒倡、嘗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艮卦、楊子安喜參禪、不肯明道、每攻其徒曰、六經、藥也、無病安所用、適明道自涪陵過襄陽、子安問曰、易從甚處起、明道以扇柄畫地曰、從這裏起、子安曰、這一畫從甚處起、明道無語、子安便起、

伊川嘗致書於靈源清禪師云云、師答書云云、仍

示偈云、佛說從來沒世情、是非邪正要分明、口頭說得千千尺、心下須教寸寸行、

朱子曰圓覺經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是竊列子骨骸返其根、精神入其門、我當何存語、楞嚴經前面咒、是他總後會說道理、是附會圓覺經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後二十五輪與夫誓語可笑、

楞嚴經、是房融說得如此巧、佛當初也不如此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初傳來中國的文字、其說却自

平實、

有學者讀法華經、晦翁問曰、此經要在何處、答曰、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一句、晦翁曰、吾儒正要思量分別、所以不同也、

晦翁看金剛經曰、釋迦快說走輾話、解曰、或者未識經之宗趣、以生滅垢心、妄議如來境界、而生毀訾、如取螢火燒金剛山、一何損耶、如來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及諸神妙智用、徹諸法性相理事、盡修行心數門戶、窮理盡性者也、曰、不如看箇艮卦、是

何言歟蓋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止之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之止也、不過十波羅蜜門、禪定一門而已、豈能該一部之義乎、若以佛理觀之、背者居心之頂表、無思之地、止于無思、則無我相、是不獲其身也、庭者、應事接物之處、行者、舉動應用之時、謂動而常寂、起唯法起、則無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是不見其人也、若如是解說、與般若經意有少分相似、亦未見其本心之理也、必曰但止心不動、如此則心境自然明見、由定可以發慧也、列子所謂

精神入其門云云者、即原始反終之義、明生死之說而已、若圓覺經言四大各有所歸、即今妄身了不可得、乃即色明空、不待滅也、與列子人死即滅是滅色方空、理正相反、林氏曰、佛生西方、豈來剽竊誑之太過、是不公矣、又圓覺十二菩薩、欲明圓覺之旨、故展轉設疑、與佛論辯、皆相因互見、該攝上中下三根、因其惑有輕重、故其言有淺深、適當其機而已、豈可以淡言也哉、二十五輪、單復圖修、隨其根習順利、故有道場修證儀式、至弘誓流通

諸經法則如是何必見笑若楞嚴經則徵心辯性顯密雙融選擇圓通應根立教略陳階地廣說禪那明諸陰消條分異見與圓頓諸經互有顯發豈房融能巧說乎其結集之人以灌頂密因集爲一部說有前後不在一時非附會也四十二章乃佛法初來未宜深旨譯者姑從平淺之文使易曉耳豈佛語但如是乎法華歎佛智甚深非言思所及其爲宗要但顯佛乘而世人欲以思量分別求道文辭知解而已非心學也心學則誠而已至誠則

無思而得純一不雜金剛經乃破相離塵心無所住而佛語略無留滯圓變無窮豈走輗之言乎佛語如王寶印非有異文潛心讀之必有得焉切勿輕議也

又曰橫渠曰佛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用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

理、而謂之盡性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有窮也、夢
幻人世、明其不能究所從也、
又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
免、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輙生取
舍、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爲變爲輪
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
知鬼神、今浮圖劇談要歸、必謂生死流轉、非得道
者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
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

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愚智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

閒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晦翁曰、詖者、是他只見得一邊、於邪處都蔽塞了、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說得周遮浩瀚、其書動輙數百卷、是陷於偏而不能返、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他見得偏了、於道不相貫屬、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他已離於道而不通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知不得、却言道之精妙、不在乎此、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知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

故于大本不立辯曰天性者佛謂之本覺卽一念未起寂而常照之心也儒門乃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無一毫私欲之累純乎天德者也二教之迹雖異本性之理則同也佛曰諸本覺法爲六度萬行乃至圓滿佛果儒亦從此天性發爲仁義禮智以成聖人之道佛則兼四聖六凡而治之儒者但治人道而已豈佛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歟若人六根塵念不生則理自徧周明照法界非六根能緣天地也孔子亦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則亦以七情未發者爲性感物而動者爲情欲也以迷者言之則自身與天地萬物皆無常妄幻也以悟者言之則是法住法位世間常相住皆一眞之境也豈礙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乎語大語小乃依正二報情器二界體自含容固世智所不能知非佛言流通失中也知大小無體則攝入互容而塵含六合芥納須彌矣知延促無時三世不遷則世界成壞有如空花矣此一心之體相也以相即體則古今萬劫不

出剎那以體卽相則一毛孔中現十方界皆性分之常也所謂窮理者舉一卽明多理舉多不出一理非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爲窮理也所謂盡性者自十住初心歷五位而入佛位乃無明盡而智慧圓也天地世界成住壞空循環無巳以成壞言之則有窮以循環言之則無窮非明心性之源孰能究其所從哉言人死而鬼古有其說非佛始爲此言也孔子曰祭則鬼享之古祭宗廟皆是享巳死之鬼也受生循環者聖人雖未顯言其

事以理則可見矣人性雖曰明覺因染六塵而起妄見豈可謂人而無妄乎然三界惟是一心萬法隨識所變豈分天人是一是二而生取舍乎佛亦未嘗指天曰道此皆張子駕說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豈非人死爲鬼乎聖人繫易以生死鬼神對說正輪廻之義也易言知幽明之故幽則鬼神之道明則天人之理皆一而不異者也論語答子路之問言事人所以明乎事鬼言知生所以明知死死生神鬼亦一而不異者也張

子不循聖經之旨別爲無稽之言欲破佛法反自昧焉又引天德破輪廻之說尤爲迂遠聖人與天合德者至誠而已言知聖人可也言知鬼神則惑矣鬼神乃幽靈之動物有吉凶邪正之殊非純一至誠者也聖人但言至誠可以感神至誠可以前知至誠如神者言至誠能前知吉凶如神靈也佛氏言悟道者明本心也本心乃一念未知無死生可得知此則曰了死生非言得道免生死也了生死者不設於生死亦不出於生死不設不出故能

化身萬類說法度人治世出世之道矣儒門聖人窮理盡性原始反終故知生死則樂天知命而生順死安成治世之道矣且人鬼二物皆有形氣以幽明異塗各不相見若反常為怪則人亦見鬼鬼亦見人三尺之童亦能曉此豈謂明理君子惑反甚焉謂佛法熾傳中國而儒者之英才間氣皆爭先崇尚至于愚賤莫不尊奉者蓋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乃異其名今同佛說以心照心泛而行之卽時明了其趣之也何足怪歟若明五位

階漸圓極佛果皆多劫積修非但儒者一生之修
豈不修而至乎六度萬行止觀熏習佛佛道同豈
不求其迹乎三乘四教問答論議祇陀讚頌盈卷
累牘豈不求其文乎在家出家戒儀不等治世典
章生產作業皆是實相豈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乎
尊卑品類人物鳥獸華夷異俗語言異教佛皆徧
周隨機普應不壞彼相入我正法何謂治忽德亂
異言滿乎是皆不知佛理之妙遂疑為異言也然
直指人心在其自證自肯非誘之使入何論僞與

弊哉又以佛言爲詖淫邪遁者豈有是歟佛離斷常顚倒異見具正偏知豈有邊見及蔽塞之處是未嘗詖也其經書則文富義博而宗旨了然使人雖終身讀誦而繹之無厭一句染神而千劫不朽終爲解脫之因未嘗淫而陷也諸經宗趣性相互融行解兼備如王寶印無有異文豈有不相貫屬者乎豈可謂邪乎離其所離也教有權實不同故有三車之喻而出家之迹事屬權門圓滿報身始明實理其言先淺後深如世閒訓蒙之法豈可謂

遁辭有所窮哉、言道之精妙、不在君臣父子者、非佛氏之言也、如來具足萬善、豈忠孝之有缺耶、理之虛實、已見前篇、今或者執有爲之常見、耳目所不及者、不信別有境界地里可考者、自流沙以東九千里、南北萬餘里、古今可考者、自堯舜至今三千七百餘年、自此之外、東海至西海數十萬里、金輪王至淨飯王、數萬億年、更有遠遊之士、邀古之書、其所言者、便指爲異說、況佛說微塵數世界、微塵數劫乎、如人居環堵之內、不信天地之大、豈非

蔽乎本心之理不明向外着物窮理困於見聞之
弃而終身莫出豈非陷乎聞佛道而不信鶩浮言
以詬之豈非邪乎既不能議其本求其迹以排之
豈非遁乎一言論佛卽具四者之差又能獨立不
懼精一自信以較是非計得失歟
又曰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
楊墨○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
尤甚
晦菴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

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然只是盜襲莊子之意說出這般道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其言禍福報應、足以鉗制愚俗、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有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于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而侵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舉措之方、既不出于言語文字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于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

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論曰三教聖人其言雖不同然皆足以開人心之天理救世俗之澆漓成帝王之治功也昔孔子祖述堯舜之道故能究心學之源推性德之用刪詩定書繫周易而作春秋以垂後世曾子著大學子思作中庸而其言詳矣自漢以來法而宗之雖未能盡行其說而所以致治教也亦不少矣其弊也漢末諸儒嫉惡太甚有黨錮之禍唐末諸儒交結權勢有

朋黨之災、宋元豐諸儒作爲生事、乃成新法之患、亦莫不因之以亡國、然後世史臣論之、不過成是敗非而已、孰能究其源哉、使王介甫不爲元豐之政、則學者尊之、必不在周程之下矣、若揣其源、實心學不明之罪也、心學不明、以有爲爲盡性、不能養中以誠明之道、當時大儒、不能斥其學術之差、但以執拗目之、執拗者、謂之我相、故有爲之心、莫不自我相起、至今儒者、雖學程朱之道、我相甚焉、以周徧討度之私、臨事物紛動之際、堅存已見、莫

肯信人各以分別之心橫起是非之論上不𢥞神
明之昭察下不畏民物之相違著書則妄解聖經
處士則失機背理良由不知堯舜之道精一執中
已而百姓自化垂衣拱手無為而天下自平又不
知古者帝王皆禀天為教王者事天比臣事君不
敢專也先儒釋天曰理釋鬼神曰氣則是無所主
者矣雖釋帝曰主宰又不言實有神聖之靈則祭
天即是祭理享鬼神即是享氣此見解豈能眞超
至敬耶又議佛氏不應以禍福戒人則小人為非

謂無禍福可降無所不至是教之爲亂也又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何不公之甚耶楊墨學術雖偏尚不失爲善人申韓之術刻深殘忍商鞅李斯行之壞先王之法制焚先王之詩書反乎周孔之教莫斯爲甚至今猶更效之流毒未已未聞楊墨如是之甚也又以佛之言近理爲害尤甚則悖理者其害小近理者其害大更不知何說也往往儒術乃以申韓輔之亦不自覺其非矣良由心學不明故名世之士文章記誦而已淳謹者執古非今昧

適時通變之道、狂肆者任術生事、爲亂之階、所以述天理、順人心、爲治世教民之本、使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不行、若此其弊、豈佛老之說能害之哉云云

又曰晦翁曰、嘗見畫諸師人物、皆雄偉、宜其傑然自立、氣貌如此、則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無足動其心者、論曰、佛教義理深玄、造詣殊特、非上智不能入、故諸師氣貌出羣則才智可知矣、至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雖古今豪

傑、功業蓋世者、莫不被其籠絡、至死不悟、惟佛門諸師中、有英雄之畧、具上智之資者多矣、其心豈不知、事業可以昭當時、德澤可以被四海、聲名可以垂後世、富貴可以及子孫、而棄之若弊屣、畧不少顧、其介如此、奈何信詖淫邪遁之辭、引惹繫縛之深固、反有過于富貴利達哉、必不然矣、其生于數百年之下、見其氣貌、不覺歎服、則亦當知其心非自私爲利之徒、何敢毀之若是、其深也、聞其言、既知其意也、微見其貌、又知其志也、大然終郤行

而莫入、退則與諸後學深閉固拒、若將滅之、豈非
惑歟、或曰、先儒貞信聖人之學、躬踐而篤行之、欲
比德于周公孔子、未必惑吾佛之甚也、亦不過欲
立其教、恐中衰而不吾若、又慮其徒、或趨入佛門
而弗返、姑爲障蔽而已、非實不知也、愚曰、不然、即
若禪講諸門、學者各有所當、其行旣專、遂不相下、
故諍論亦多矣、然皆足以利世化民、而不妨礙、使
儒道釋亦竝行而不戾、雖各以其道自尊、終不爲
誹毀之言、或兼學而互通之、則心學豈不益明歟、

必諍論而優劣之非世教之福也已上皆沈士榮原教論

又曰温公嘗書心經贈僧題其後云退之排佛而稱大顛外形骸云云由是觀之于佛不爲無得所排者跡耳出西山讀書記及鳴道集性學辨又劉元城稱温公曰老先生深知佛法出元城語錄

又曰聯菴懸佛以爲虛無寂滅云云孔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禮曰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賢之旨初

無少異、

又曰晦菴托温公言、死者形旣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是則虛無寂滅至於空蕩無歸矣、且如有人臥於武林、夢居金陵、與彼人飲食、是時惟知有此飲食之身、不知亦有幻身臥於武林也、夢飲食者、神識也、亦名精蒐也、凡人思善思惡、生死不絕者、卽此神識也、死者受苦、剉燒舂磨、亦卽此神識也、是時惟知有此受苦之身、不知亦有幻身死于人間也、幻身如房屋、神識猶屋中

人人既出不顧房屋神識既出不顧幻身晦菴所言是惟見幻身生滅不知神識不消滅也猶知房屋傾頹不知屋中之人先出屋外渾無損也此不消滅之神識隨業受報出殼入殼或苦或樂也不知之者神識莽蕩茫然無歸神識尚爾况欲明佛性乎金縢曰武王有疾周公告太王王季文王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據晦菴之言則周公代死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多才多藝亦無所存將何以事鬼神乎三王亦

將何以受周公之告乎、禮記孔子曰、人死曰鬼、此三代所不變也、若謂形既朽滅、神亦飄散、將何以爲鬼乎、晦菴之說是、則周孔之言非矣、

又曰、或問性理之說、古書皆不言、千五百年後獨周子言之、答曰、否、論者不知考耳、性理之說、東林禪師授之濂溪、東林以前、各專已教、未能融會、至涯師始以其詞意、發明易中庸之旨、非古無今有也、出瑩中錄、併性學諸要

公早留心禪學、後參靈源、靈源曰、離却心意識而參、絕却聖凡路而學、可也、公被逼

責無所用心、晝夜呆坐而已、偶於燕寂閒、脫然開悟、述偈云、自此有省、

又曰程子謂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云云、佛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殊不知世人識情繫縛循環生死、莫之能已、佛說諸經指而諭之、依然修行悟明生死、豈是怕生死乎、世人只見幻身生死、不見佛性不生死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設使欲知、亦無所措手、是以屢說此言、修飾而已、大似不得飯喫、强言不餓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

原始反終、豈不言生死耶、
又曰近思錄、理學類編、北溪字義等書、皆不識佛、
猜忌而已、世人以凡情測度佛聖境界、太空粟粒、
何足辯之、豈不見晦菴臨訣困篤、自悔曰、到此時
節、輸與黃面老子一着、自供欵也、蓋欲遮掩心病、
盡佳攔住、後學不看佛書、故作詩云、誰哉繼三聖、
爲我焚其書、恐學者多看佛書、則見其心病、故密
設牆塹、令後學走不出識不破也、
又曰晦菴謂形朽滅、神亦飄散、然則祭享是誰受

享耶周孔之謂祭祀之道是虛設耶又曰神亦飄散之說在于小學又言范文正公曰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理學類編晦菴又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迹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着那生氣亦能再生然則何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乎何物湊着生氣而再生乎自相矛盾莫能解釋也如史記魏顆左傳彭生禮記人死曰鬼及鮑靚記井羊祐識環等事皆與其說違戾又如禮記太皞爲春帝句芒爲神之類若神飄散泯然無

跡將以何爲四時之帝之神乎有問人死竟鬼便散否晦菴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如何答曰子孫是祖先之氣所以感格若然則嶽瀆山川社稷無祀等神既非子孫皆無感格耶又姜源生稷簡狄生契伊尹空桑寶誌鷹巢是誰之氣以誰爲先祖耶

又曰宋人昧佛惟横渠至晦菴數人耳唐宋諸禪師不分儒釋平等開導豈料朱子將我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于已轉身排佛嗚呼此機一失痛惜

無及、

又曰國一以道學傳壽涯、涯傳麻衣、衣傳陳摶、摶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挺、挺傳邵子、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濂溪、已而濂溪扣圖之深旨于東林禪師總、總爲委曲剖論、濂溪廣總之語、而爲太極圖說、濂溪長于禪學、工夫過于邵子、

又曰濂溪初扣黄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濂其畧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爲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

其樂所樂者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自然有个契合處出附章氏家譜濂一日扣佛印元師曰畢竟以何為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擬議元笑而已濂脫然有省出資鑑并佛印語錄後跋濂間總得涯與麻衣二師心傳易學窮神極性乃扣之總論濂畧曰佛性實際理地即真實無妄真而無妄即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着一路實地工夫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云云

濂一日與張子厚等同詣東林論性總曰吾教中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謂眞如性法性性即理也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交徹理外無事事必有理諸子沉吟未決濂毅然出曰性體冲漠惟理而已何疑耶橫渠曰東林性理之論惟我茂叔能之（出弘益紀）

問

濂問太極總曰易在先天無形有理葢太極即易也無形之理即無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爲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爲也（劉時中所得東林親筆論易之語又尹氏家塾及蘇季明筆記皆備并有程子深愛元包四德之語胡五峰叙通

書、謂濂得太極圖於穆修、修得於种放、放得於陳摶、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太極圖非濂所作、摶之學、得於麻衣、麻衣得於壽涯禪師、出川性學指要 弁正易心法 濂問太極圖之所由、總曰壽涯得國一之心傳、其來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時建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為萬有為祖、以為無因 無即所依 之空、以有為果、有即二氣交運 以真為體、真即一真至理 以假為用、假即萬物化生 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凝 云云 濂復造佛印叙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孟之大義、今公所

負可以起之、宜力行無滯、東林亦有論濂倡儒為

道學之語出松隱雜記 濂論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啟

廸于南老、發明于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

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矣

出尹氏家塾并性學指要 道學性理之始實倡于涯師而至于

總師、總以授周子、弘益紀聞 陳忠肅公曰、道學之說東

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其言備于佛書、瑩中錄并性學指要

劉潛夫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周孔外

別自有英豪出後村集

又曰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後山後山曰余觀周程推己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來實未嘗有此寂默危坐收工夫尋樂處以爲斯文之窮究信乎周程體道之源固有所別流矣趙說之心學淵源後跋

明道深味於華嚴合論自謂有所心融意會爲喜以其所由書于雲蓋寺雲蓋寺碑刻墨蹟

明道以亡母壽安縣君忌辰往西京長慶寺修寘福蚡與齋席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起一坐竝準清規伐鼓擊鐘內外整肅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弘益紀聞

靈源清師答伊川書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雖未一奉目擊之歡、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師、歷扣殆遍、猶以鄙人未見為不足、頃聞先師言公見處、今覽所作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眞實不虛也、出靈源語錄　先師卽心晦堂嘗以心法授伊川　已而伊川多入靈源之室、嘉泰普燈錄云、程伊川、徐師川、朱世英、洪駒父、咸問道于靈源、故伊川作文註書、多取佛祖辭意、信源流之有從也、胡汲仲曰、孟子沒千五百餘年、道潛統絕、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

程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于北固竹林寺壽涯禪師而爲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文公、文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處、乃云前日所聞竹林遺語未之棄者、皆不我欺、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劄著病處、亦可笑也（胡氏大同論）歐陽玄曰、程子平日愛讀佛書、但不及朱氏之博覽（歐陽記錄）伊川曰、明道出入釋老幾十年、（伊川所作明道行狀）東林論濂、有一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及天理之性、人欲之私、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元包四德誠通誠復等辭二程傳其學故伊川著書立言皆本其意或全用其語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二句出唐淸涼國師華嚴經疏濂溪太極圖說無極之眞妙合而凝此二句出華嚴經法界觀無極而太極等語全是東林口訣周子通書濂洛集等皆根于此周程取用佛法多此類也

又曰晦菴深諱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于天且太周子通書師友章云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

矣、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晦菴之言、悖于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殊不知昧于天理、愈令節病彰焉、有若韓子見大顛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菴校韓文、尚留韓子上大顛三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一併刪去、故知後人旣服晦菴之藥、耽迷于排佛、尤甚于晦菴、爭知晦菴設此關竅、曲排之也、故人不識其所以然、將謂是實、從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也、嗟乎、晦菴所設、後人尚識不破也、

又曰晦菴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此句出唐譯大智度論傍禪書不可限量、出華嚴寶積大集等經似是而非、出潭津集大學補缺全是禪語畧斷變之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眞實無妄、眞實之理、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實無妄、聖人之心、至實無妄、皆是東林口授周子語意能知覺所知覺、楞嚴經等千聖相傳心法、脫然有悟處、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本原、一心之妙用、活潑潑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咬來

根、無縫塔、三句語劄着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皆出禪書幷諸經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爲證據、云非惟年有變、月亦有之、云云出周易附錄纂註晦菴註四書等、幷諸製作、多用佛法、以佛經禪語改頭換面、翻變其語而取其意、如是用者、遍于羣書、而又諱之、是何心哉、

又曰晦菴早從延平、久之恨無發明、及詣長者、指令禪學、乃徧謁禪老、與東萊南軒、同問道于大慧、出大慧年譜後十八歲從劉屛山、屛山意其留心擧業、搜

其篋惟慧語錄耳、出尤焴所作大慧語錄序并拱辰集等書嘗致書于開善謙禪師曰、熹向蒙大慧師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不逮、謙答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晦菴覽之有省、出資鑑拱辰集性理羣書又有書叔國淸寒山子詩刻成幸早見寄、見寒山詩後有問今士大夫都入禪家去何也、晦菴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籍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介甫平生學許多

道理、臨了捨宅爲寺、本朝李文靖王文正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麽人、也都去入他禪學佛經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故前輩謂孔子所不及也、四大即是軀殼、十二緣生、出華嚴合論、佛說本言盡知世間萬事、後卻說出實際理地、不變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磨盡翻窠臼倡爲禪宗、親義學、尤爲高妙、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云云、禪宗有云、有物

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朱子語錄

幷易解歐陽玄雜記性理羣書

又曰濂溪問性于東林、答曰性、即理也、東林以性之瑣末應酬而已、理之一言、豈能盡性之道哉、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言、豈能盡夫子之道哉、此亦應酬而已、濂溪以性即理之一

言取足于心授之程子後來晦菴倚恃其說乃以
性即理者爲千萬世說性之根基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晦菴注云性即理也率循也以
即理之所言指之爲性循此即理指之爲道晦菴
以此所言釋副中庸之義也安得子思再生論此
道哉 以上皆景隆尚直編○按今儒生家傳朱子
歸宰謂人只到此此輸他黃面老子一着又傳
朱素亦潛有修習其宰亦是坐亡門人恐人知其
推什之此二事前輩遞遞傳之亦謂有所據見而
爲朱諱之又不可泯故口相付畀因記于此又如
宋人雜紀事書載陳正叔每每携門人入寺講習
則終其日茹素又記康節入寺必拜佛程乃否有
問者亦不詳說其故如此類尚多今無暇一一檢

附、

又曰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烝民雖設教不同、使人福善一也東魯則曰存心養性西竺則曰明心見性、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于一心之外者哉、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攝、能克之則爲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爲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爲致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爲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氷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申而

萬彙榮、秋冬之屈而應物藏、皆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無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闥之封、不事形迹、而一趨于大同小夫淺智、肝膽自相吳越者、烏足以與于此哉 宋廉

祝子罪知録卷七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